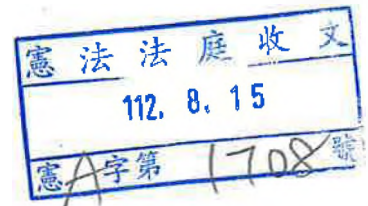


##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一庭敏股法官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之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 項「…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第 2 項「依前項規定起訴者，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於一年內為之」等規定，未就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為相同規範，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於此範圍內，應受違憲宣告。

### 審查客體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審查客體：

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所涉憲法上權利：

憲法第 7 條（平等權）。

### 聲請判決之理由

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

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聲請人於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 年度親字第 33 號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時，對所應適用之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依聲請人之合理確信，認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7 條，應屬違憲，且系爭規定違憲與否，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詳後述），爰向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判決。

次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案件經憲法法庭為判決或實體裁定者，聲請人不得更行聲請，憲法訴訟法第 39 條、第 40 條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前以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22 條收養自由、家庭權為由，向大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經大庭以 112 年憲裁字第 16 號裁定不受理，理由略以：「…惟查系爭規定就期間部分既未有任何規定，法官即無適用之可能，是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並非審理系爭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等語。惟大庭上開裁定既係以程序裁定為不受理，即無上開不得更行聲請規定之適用；又聲請人本次係以系爭事件適用之系爭規定違反平等權，而提起聲請，非對大庭上開（針對系爭規定是否牴觸收養自由、家庭權所為之）不受理裁定聲明不服，就此亦先予說明。

又，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前於民國 107 年 2 月 12 日，於審理 106 年度訴字第 94 號案件時，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未就同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為規範」（即所應適用論罪科刑之法律，未設有減刑之規定），而認此一「未為相同規範」之情形，違反憲法第 7 條之平等權，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 大院解釋，並經 大院認與 大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意旨相符而受理，而作成釋字第 790 號解釋。

是聲請人認本件聲請，係以系爭規定未與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有相同規範，即未對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之訴之當事人設有：「父、母、子女等原（適格）當事人須於未逾除斥期間，或於除斥期間起算前即已死亡」之「資格限制」，亦未對其設有「原當事人死亡後 1 年內起訴」之「期間限制」，從而有抵觸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情形（詳後述），除與上述 大院釋字第 371、572、590 號解釋、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意旨相符外，並與上開 大庭受理聲請之判決先例<sup>1</sup>意旨相符。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 80 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 大院釋字第 372 號解釋

---

<sup>1</sup> 大庭其餘所為同類之判決先例，並請參照詹大法官森林於 大庭 112 年憲裁字第 16 號裁定所提出（許大法官宗力、林大法官俊益、黃大法官瑞明、謝大法官銘洋加入）之不同意見書，第 3 至 5 頁，茲不贅述。

著有明文。依據憲法上開規定，聲請人身為法官，本有忠實適用法律審判之憲法義務，然對系爭規定既有抵觸憲法之確信，又不得認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唯一之解決途徑，僅有遵循上開解釋、規定及 大庭判決先例（受理同類型案件並做成解釋）之意旨，向 大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而已。是倘 大庭認本件與 大院釋字第 790 號解釋之法庭（會議）成員雖均相同，然仍有變更受理要件，而予以不受理之必要，聲請人懇請 大庭於本件裁判一併明揭、釐清就此類「未為相同規範」事件，於憲法訴訟法之適用、受理標準，俾使聲請人及全國其他同具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權之法官<sup>2</sup>得以遵循，亦附此敘明。

###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 一、案件事實

本件原告 甲 （嗣於 ○ 年 ○ 月 ○ 日過世，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以下仍以原告稱之）原於 105 年 5 月 6 日，以其姊妹 戊

（嗣於 ○ 年 ○ 月 ○ 日過世，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以下仍以 戊 稱之）、乙 、丙 （於起訴前之 ○ 年 ○ 月 ○ 日過世

---

<sup>2</sup> 就本件所涉及之系爭規定而言，就聲請人搜尋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之結果，至少即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於審理該院 110 年度親字第 8 號事件時，亦認系爭規定違憲，而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 大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最後瀏覽日：112 年 8 月 6 日）。

）之養女 己 等 3 人為被告（被告各均逕以姓名稱之），提起分割遺產（按：被繼承人為原告、戊 、乙 、丙 之姊妹丁 ，於 ○ 年○月 ○ 日死亡，未婚無子女，父母均已歿）之訴， 己 則對原告提起不當得利之反請求，由本院分別以 106 年度重家訴字第 12 號、家訴字第 65 號審理中。嗣原告於 108 年 4 月 11 日追加系爭事件部份之聲明，主張略以： 己 雖於 103 年 11 月 8 日為 丙 收養，然 丙 於 102 年起至其死亡為止，因老年癡呆症併幻想症，及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等疾病，不具備完整意思能力，則 丙 收養被告 己 ，欠缺真摯收養意思而無效。又本件司法事務官於 103 年度司養聲字第 356 號認可收養之非訟程序中，未通知利害關係人即 丁 之繼承人等表示意見，即作成收養裁定，依法應予撤銷。爰以尚生存之 己 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 己 與（已歿之） 丙 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之訴（按：即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聲請人本於事實審之職權，經請兩造提出事證及攻擊防禦後，認本件原告為 丁 之繼承人之一，對於同為繼承人之 丙 及其養女 己 間之收養關係存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 二、系爭規定在系爭事件適用之必要性

原告對於 丙 及 己 間之收養關係存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已如上述，從而業已符合系爭規定。倘系爭規定為合憲，聲請人即應適用而為本案裁判；反之，如系爭規定對未設有如同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1、2項之「資格限制」、「期間限制」規範為違憲，此時聲請人於系爭事件中，即得以欠缺程序要件駁回。故系爭規定即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即有直接影響。

又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提起之上開分割遺產事件、系爭事件；被告提起之上開返還不當得利之反聲請等事件，因所涉及之基礎事實均為「(丁 之繼承人)丙 與 己 間之收養關係是否存在」，而依照上開規定，「應」合併審理、裁判（按：本件並無家事事件法第42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聲請人無從僅就系爭事件部份停止訴訟程序，而分別審理、調查其他部份，爰將上開各事件均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見附件），就此併與敘明。

## 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 一、系爭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

按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本院釋字第547號、第584號、第596號、第605號、第614號、第647號、第648號、第666號、第694號解釋參照）。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682號、第694號解釋參照）， 大院釋字第696號解釋可茲參照。是依據 大院上開解釋意旨，法規範有無違反憲法平等權保障，即應視法規範所為之差別待遇目的是否合憲，及差別待遇與區分標準間，是否具有合憲之關聯而定。

### 二、系爭規定之意涵：

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系爭規定所明定。而依立法理由：「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為定子女與被指為生父或生母間、養子女與養父母間有無扶養、繼承等法律關係之基礎，並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權利義

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例如人工生殖法第 23、24 條規定），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爰規定如第一項所示」之說明，可知系爭規定係防止濫訴，爰設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要件，亦即須有確認利益之人，方具有本條原告之當事人適格。至於「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解釋，實務上多以最高法院 42 年度台上字第 1031 號判決先例意旨之說明為其內容，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系爭規定雖為確認之訴，然因係確認當事人間之身分關係，故具對世效力，而得發生實體法上



身分統一之效果<sup>3</sup>。

而系爭規定既僅以「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提起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親子關係亦同）之原告適格，亦即凡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無論該收養關係（事實上）已（不）存在多久，均得提起確認之訴，以推翻（確立）此一收養關係；相較於否認子女之訴之原告（繼承權受侵害之人），依據家事事件法第64第1、2項「否認子女之訴，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提起之。依前項規定起訴者，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於一年內為之。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其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後死亡者，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知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訴訟。但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二年者，不得為之」之規定，須受有「資格限制」、「期間限制」，即存有差別待遇。申言之，倘為欲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之原告，其同時受到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1、2項之資格、期間限制。首先，依據民法第1063條第3項之規定，該夫、妻、子女倘已知悉「子女非自夫受胎」逾2年；或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但成年後逾2年而死亡，此時該繼承權受侵害之人，仍不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蓋此時夫、妻、子女縱令仍生存，由於上述民法之除斥期間已經過，從而不得提起否認子女

---

<sup>3</sup> 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940 號民事判決、110 年度台上字第 304 號民事判決。

之訴，此時作為繼承一切權利義務關係之繼承人，亦不得提起，此即為否認子女訴訟之「資格限制」<sup>4</sup>。其次，縱令該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得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 項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倘被繼承人死亡逾 1 年，此時法院仍應依據同條第 2 項駁回原告之訴，此即否認子女之訴之「期間限制」。從而，系爭規定就親子、收養關係存在與否，與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2 項之否認子女之訴間，即存有：有無「資格限制」、「期間限制」之差別待遇存在。

或有認否認子女之訴係形成之訴；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確認之訴，兩者有本質上之不同云云。然訴訟種類係立法者斟酌憲法上有效法律保護之要求，衡諸各種案件性質之不同，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 大院釋字第 57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並非表示某種事件就「當然」要採取某種「訴訟種類」，或逕認由立法者所定之不同家事事件，因訴訟種類不同，即有本質上之不同。是聲請人認為，無論係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之形成訴訟，或第 67 條之確認訴訟，在身分關係的統一，及因此會使第三人法律上的權利（例：繼承）遭受影響上，並無二致<sup>5</sup>，而屬本質上相

---

<sup>4</sup> 如果原告繼承的人（不管父、母或子女）如果已經不能提起否認子女之訴，那原告也就沒有資格提起。

<sup>5</sup> 就此，參見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2 項之立法理由（100 年 12 月 12 日，104 年 12 月 11 日修法僅變更第 2 項之期間）：「否認子女之訴，其裁判效力兼及於因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之推定致繼承權被侵害之人，故為保障其權益，縱使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即已死亡，仍有使其身分關係明確之必要，爰於本條第一項規定此時該繼承權被侵害之人亦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並於第二項規定其得起訴之期間，以使身分關係能儘早統一明確」，亦可得知。

同之親子訴訟事件，從而於有差別待遇存在時，即應受到憲法上平等權之審查。

### 三、系爭規定所規範之「關於親子、收養關係存否，有確認利益」

之人，與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所規範之「因婚生子女關係，繼承權受侵害」之人，既存有上開差別待遇，則自應受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審查，即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此等差別待遇與區分標準間，有無合憲之關聯存在：

（一）審查標準之選擇：本件涉及者，為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家庭權、收養自由，應受較嚴格之審查：

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 362 號、第 552 號、第 554 號及第 696 號解釋參照）。家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繁衍、教育、經濟、文化等多重功能，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而收養為我國家庭制度之一環，係以創設親子關係為目的之身分行為，藉此形成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教養、撫育、扶持、認同、家業傳承之人倫關係，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身心發展與人格之形塑具有重要功能。是人民收養子女之自由，攸關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人格自由發展，應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此為 大院釋字第 712 號解釋所明揭。是人民之家庭權，及作為家庭制度一環之收養自由

，均係基於收養、被收養人之人格自由，及發展自我之尊嚴與價值，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次按婚姻與家庭植基於人格自由，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 554 號解釋參照）。如因婚姻關係之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致加重夫妻之經濟負擔，則形同對婚姻之懲罰，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本旨，故系爭規定（按：7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除其目的須係合憲外，所採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始合於平等原則，大院亦著有釋字第 696 號解釋可參。

而本件系爭規定所涉者，係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家庭權（及受憲法保障之家庭制度），僅係因訴訟種類之不同，而有提起（資格、期間）限制之差別待遇，致使有親子、收養關係間當事人，其等關係將於其中一方死亡後，（幾近）永久陷於不安定之狀況，此實有違憲法保障家庭權（制度）之本旨<sup>6</sup>，是依據上開解釋之意旨，自應適用較嚴格之審查標準。

## （二）差別待遇之立法目的審查：非屬正當

---

<sup>6</sup> 婚姻、家庭既係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此一身分關係之安定性，自當為其重要內涵之一（大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即以之肯認婚生否認之訴除斥期間之合憲性），否則「我的爸爸（過世之後），（隨時可能都）不是我的爸爸」，這樣的家庭，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之基礎？

就系爭規定與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2 項之立法理由，已分別如上所述。而兩者所涉者，既均屬於「親子關係」，且依據 大院第 587 號解釋之意旨：「…民法第 1063 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此種訴訟雖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有關機關應斟酌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之除斥期間之長短、其起算日並應考慮子女是否成年及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生父並無血統關係之事實是否知悉等事項，就相關規定適時檢討改進，而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內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訴。」(粗體底線為聲請人所加)，婚生否認之訴之實體法依據，即民法第 1063 條規定所規定之期間限制，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為合憲之規定，從而立法者方於嗣後所制定之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2 項，賦予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得於父、母、子女死後，提起否認子女之訴，然基於上開解釋意旨，而為上述「資格限制」(繼承權受侵害之人所主張繼承之「父、母、子女」已不得提起否認之訴，繼承人亦不得提起)、「期間限制」(於父、母、子女死後逾一定時間，亦不得提起)，而非使該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得無限期提起否認子女之訴。

則立法者在系爭規定之設計上，以「避免濫訴」為目的，而設有「確認利益」之要件。然就何以（否認子女以外之）「親子關係」<sup>7</sup>、「收養關係」之當事人間，無須基於與否認子女之訴相同之身分安定之考量，而如同民法第 1063 條，以「知悉」「有無真實親子關係/收養關係有無（不）存在之事由」，作為提起確認之訴之期間規範<sup>8</sup>；從而，亦未如同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2 項規範：此類「有確認利益」之人，倘於親子關係、收養關係之當事人於生前已因知悉有無真實親子關係/收養關係有無（不）存在、無效之事由逾相當期間，而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時，該有確認利益之人（通常即為主張繼承權受侵害之人）亦不得提起；另親子、收養關係間之當事人倘於死亡一定期間後，基於身分關係之安定性，亦不得提起確認之訴，立法者就上述差別待遇，全未有任何理由，即允許有確認利益之當事人得提起本訴，不受任何期間限制。從而，就此一差別待遇而言，實未有任何合理目的存在，而屬違憲。

或有謂法律關係之無效係自始、當然、確定，從而不應設有任何期間限制，或確認之訴在財產訴訟並無任何期間限制，是在身分

---

<sup>7</sup> 否認子女之訴，就其內涵而言，實亦為親子關係之訴，倘無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之特別規定，欲主張因婚生推定而繼承權受侵害之人，似亦得依系爭規定訴請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

<sup>8</sup> 此部份聲請人認為亦屬漏未規範，就此可參考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而為規範，例如：「認領後，如認領人與與被認領人間未具有真實血緣關係，得提起確認之訴，但應於知悉起 2 年內為之」。

訴訟，自亦應為相同之處理，而以之為合理之立法目的云云。然聲請人認為，前者就財產法之法理而言，或許如此，然身分法上之「真實血緣」與「身分關係之安定」在憲法天平上之兩端，應具有相等之重量，蓋吾國一般民間觀念中，對於「傳宗接代」、「香火」等血緣傳承觀念至今仍相當重視的情形下，立法者何以能制定民法第1063條此種「明明不是我的（自然血親後代），卻被（法律）當成我的，還不准我再爭」的規定？就此， 大院釋字 587 號解釋已明白揭示理由係在於：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由此可知，「真實血緣」即便從吾國文化或憲法要求（上開解釋及所引用之兒童權利公約）都是如此重要，但基於身分安定之考量，憲法及立法者都要求在一定期間經過後，任何人都不得再行爭執，縱令被婚生推定的父子間，並不具自然血緣關係（這裡跟無效一樣，也是「自始、當然、確定」沒有），亦然。則回到系爭規定所涉之親子、收養關係，縱令存有無效事由，然基於身分安定之憲法上要求，仍應使其有於一定期間後，即不得再行爭執之必要，否則憲法所保障之「家庭」，將永無寧日，又如何能成為社會之基礎？就後者言，聲請人認為，財產訴訟之確認之訴未設有期間限制，首先是因為此類型之確認之訴，判決效力僅存於兩造間，且並未根本產生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之變動（沒有執行力），而倘如個案中確實有拖延過久才提起的確認之

訴的情形，法院並得透過權利失效或欠缺訴之利益/確認利益的方式，個案式地解決特定當事人間之特定義務權利關係，故未設有期間限制，或有其正當性；然在身分訴訟，由於具有對世之效力，且將產生因身分關係所生之財產（如：繼承）之根本變動，此均與財產訴訟不同，也因為身分訴訟具有對世效力，自不應由法院於個案僅透過法理，而終局的確認/剝奪某人之身分關係。從而倘未就此類確認之訴設有期間限制，結果即同聲請人之本件，乃至於司法實務上屢見不鮮之情形：為繼承某人之遺產/否認某人之繼承權，於其死後數（十）年方以「當年之收養（認領）無效」，而提起確認親子、收養關係之訴訟。此種「身分不安定」之結果，僅以「確認訴訟沒有除斥期間」為由，實難認有任何正當性，而符合憲法上「身分安定」之要求。

綜上，系爭規定為防止濫訴，而僅以「確認利益」作為提起確認親子、收養關係之要件，未考量身分關係之統一、安定，而未有理由地，不為任何如同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第 1、2 項之期間、要件限制，使有確認利益之人得無期限提起確認之訴，從而使親子、收養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此一差別待遇實難認有任何合理之目的，應屬違憲。又縱令如聲請人上述以訴訟種類、無效之法理作為立法目的，然此種目的實際上亦全然忽略身分安定性之憲法上要求



，從而亦難認係正當之立法目的，亦屬違憲。

### (三)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與立法目的間，並無任何關聯：

系爭規定僅以防止濫訴為由，規範於親子關係、收養關係存否具有確認利益之人即得提起確認之訴，而未有任何理由地，使此類訴訟得不受到其他任何資格、期間限制，與否認子女之訴相較，此一差別待遇並未有任何正當之目的，從而應屬違憲，已如上述。又倘係為防止濫訴，則除確認利益外，制定與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1、2項相同之「資格限制」、「期間限制」，除防止濫訴之立法目的可以達成外，更可以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此一憲法之要求，從而此一差別待遇，顯然與防止濫訴之立法目的完全無任何關聯，從而應屬違憲。

又倘係以「訴訟種類」、「無效法理」為立法目的，除難認為正當之立法目的，應屬違憲，已如上述外，此種目的對差別待遇之關聯性認定上，實難認有何關聯可言，蓋均屬循環論證（為何不須為期限限制？因為確認之訴沒有期間限制；因為無效是絕對無效），從而應屬違憲。

### 四、結論：

綜上所述，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與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1、2

項之否認子女之訴相較，兩者本質上均係就親子關係訴訟所為之規定，然卻有「資格限制」、「期間限制」有無之差別待遇，從而應受憲法平等權之審查。而系爭規定無論係以「防止濫訴」或「訴訟種類、無效之法理」為立法目的，均難認正當，蓋兩者均忽略憲法上身分安定之要求；且目的與差別待遇間，亦無實質關聯存在，從而應無法通過平等權之檢驗，應屬違憲。爰依法向 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此 致

憲 法 法 庭

具狀人即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家事第一庭 敏股法官



西元二〇二三年八月八日

附件：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6 年度重家訴字第 12 號、家訴字第 65 號、109 年度親字第 33 號裁定 1 件